

論語古注集箋卷三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

吳 潘維城學

述而第七

釋文今三
十八章

箋

陳鮑曰

注疏本作舊三十九
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

子曰善人墮分章今合之故

少一章盧文弨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

殷賢大夫也

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集解

鄭曰

老老聃彭彭祖

釋文而好呼報反

注同老彭案

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云

老聃

周之太史未知所出

曾子問正義

箋

說文述循也述籀文从林作起也

禮記樂

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者述作

之謂也墨子非儒

而

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卽述而不作也老彭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羣經義證曰老彭鄭指爲二人攷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商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若彭殷賢大夫夫子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論語後錄曰王弼曰彭祖案諸家皆以老彭爲兩人唯大戴禮謂老彭卽彭祖高注呂不韋書亦云陳蟄曰史記老莊傳云老子周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故鄭說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樸學齋札記曰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周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具文則史其義則正竊取之矣卽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維城案潛夫論讚學篇顧項師老彭當別是一人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經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注鄭

日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集解○釋文默而厭於豔反不倦其箋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爲卷反是行下孟反箋語默字論語埃及質曰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欲抑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論語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釋文能徙

思爾反

篤

說文講和解也延遼也逐遷徙

憂說文作憇愁也从心从憇

顏面故从頁

於

子之燕居申如也

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玄禮記目錄云

本作宴

天於驕反和舒貌篤退朝而處曰

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龜曰一切經

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減

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

仲漢書敘傳夭天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

之貌也

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玄禮記目錄云

本作宴

天於驕反和舒貌篤退朝而處曰

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龜曰一切經

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減

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

仲漢書敘傳夭天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

仲如意論語述何曰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教

也夭夭如謂弟子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

居篇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

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

張子與子張子

貢言游更迭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證笑古作羨或通

作羨無有作天者故謂夭夭爲笑貌可謂卽笑字不通

可詩凱風傳云夭夭盛貌蓋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

也

仲漢書敘傳夭天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

也夭天或作妖妖廣雅曰妖妖申申容也皇疏天夭者

兒舒也讀書證疑以貌舒爲笑云笑古止作夭或作伸

芙說文娛女子笑兒許氏以芙爲笑假借字讀書叢

錄曰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

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

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

張子與子張子

貢言游更迭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證笑古作羨或通

作羨無有作天者故謂夭夭爲笑貌可謂卽笑字不通

可詩凱風傳云夭夭盛貌蓋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

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釋文不復扶

或無復

箋

經義襍記曰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

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

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

夢見故汪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

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

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

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

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

夢見故汪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

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

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

而

述而

三

復字經讀考異云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遠下讀爲一句攷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傳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實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彥周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讀亦可爲證四書考異謂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多如是潛夫論夢列篇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世曰思周公之德夜卽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子曰志於道

魏書崔光傳引此

據於德

說文

依持也

德禮

記少儀注三德也

一曰至

依仁

說文

游於藝

倚也

禮二

三德也

一曰五

禮二

六樂

三德也

一曰六

禮二

九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注

鄭曰束脩謂年

十五以上也

後漢延

篤傳注

誨魯讀爲悔字

今從古

釋文

以

上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十五以上也

後漢延

篤傳注

誨魯讀爲悔字

今從古

釋文

以

上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以

時掌

反注同無誨

論語偶記

曰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

魯讀云云

傳所云

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

贊脯脩是婦

人相見之物

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

鄭注謂年

十五以上

恍悟邢疏之謬益古人稱束脩

有指束脩行言者列女傳

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

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

後漢延篤傳曰

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

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

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

時矣經學卮言云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

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云蓋並同鄭解是言成

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

得相合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

行未嘗無悔也然旣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

十牋脯

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

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

得相合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

行未嘗無悔也然旣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

十牋脯

而述而

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臘凡作脯之法皆以條內中屈之五臘則爲胸者五爲脰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五端而五正者同義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東脩爲束載乾肉猶裹糧之意也此束脩之別學齋札記曰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卽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東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泰誓正義蓋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閼黨童子則使將命互卿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羣經義證曰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解也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東脩傳注東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馬融傳云云此以行義師守

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朱邑傳東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東爲束脩爲脩脯此以贊言之又一解也論語疾質謂檢束其身脩治其行是從謹束脩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脩飾義並不從刑疏而申鄭義陳縕云魯讀誨爲悔是假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悱口悱悱乃後啟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釋文不悱芳匪反爲說于偽反之禮記學記云時觀而弗以語魚據反復重直用反之語存其心也注使之悱悱憤悱然後啟發也說文憤懥也啟教也从文唇聲下引此文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

口拂拂疑卽拂字子篇云拂意不舒治也義近維城案說文云拂鬱也憲鬱義亦近蓋一則心不能達一則舉一隅以語之鄭本亦當有而示之三字讀書叢錄云鄭曰說引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述李善西京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史記世家引此節文無發句不佞性不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禮記檀弓注

云助哀戚也

說文哭哀聲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

說文哭哀聲也

弓曰弔於人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

鄭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

是日哭則不歌曲禮哭日不歌注日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

女巫疏引鄭志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

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經讀考異云舊讀哭字屬上

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文釋

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四書考異據義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有也字亦謂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文釋

舍之音放止也一音捨放也與爾筆論語述何日用與及也或云與謀也是夫音符

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與字皇音餘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

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與字皇音餘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

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釋文馬河字亦

詩大叔子田傳

暴虎空手以搏之陳與疏孟子盡心篇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馮河說文作溯云无舟渡河也从水朋聲論語後錄曰古溯與久同音馮字从父溯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必也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充人也充冀人聲相近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釋文好謀論語補疏曰呼報反

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

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

卽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注鄭曰富貴

不可求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集解○釋文執鞭必歸反或作鞭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

本作吾。論語補疏曰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爲之矣。又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旨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卽如可求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子爲委吏秉田正所謂吾亦爲之論語後錄曰執鞭有二義周禮欵官條狼氏下土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士鹽鐵論貧富章引作事說苑立節篇云大聖之操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釋文所好呼報反

子之所慎齊戰疾

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齊同戰疾之彥反

箋

有明衣布齊必

必變食居必遷坐慎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慎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士未達不敢嘗慎疾也

子在齊聞韶二月不知肉味

周生曰孔子在齊聞韶

習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

集解○釋文

韶土昭

反注同

史記孔子

世家魯亂孔子適齊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舞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江氏孔子年譜云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

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間樂志作招古字通經讀考異云近讀從韶字絕句考韶屬三月爲義論語述何曰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亾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集解○釋

文爲樂並如字王云爲作也本或作鶡音居危反非箋爲爲鶡因謂鶡氏樂宜在陳而不圖在齊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平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

蒯聵子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集解○釋文爲衛于偏反注及下同大音泰蒯苦怪反輒五怪反輒於文反于戚于厯反曼姑音萬笑

事見春秋

哀公元年

子貢曰

諾吾將問之

釋文吾將問之

一本無將字

說文

諾

麌

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怨乎

羣經識小

古義

也

賢人

古本作賢

仁故鄭注云

孔子以伯夷叔齊爲

賢士

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

若作仁

字如此解之

若作人

字不勞解也

經學卮言云本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

而得仁

兩句言之耳

韓非子曰

伯夷之賢與其禡仁亦同此意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

至漢雋不疑猶以此以斷衛

太子之事則在春

心矣

此怨乎一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

怨乎

公羊傳

論語述

問最

爲深切也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

怨乎

羣經識小

古義

爲也

注鄭曰

父子爭國惡行也

孔子以伯夷叔齊爲

賢

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

集解○釋文

惡行下孟反箋

何曰春秋

論語述

秋絕敵

聵之出奔

又不與其

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

夏以伯

討辭於靈公

日卒月葬

無危文於輒無立文

似得爲衛輒

故冉有子

貢子路皆疑焉

輒於王法得

立不得拒

父爲輒之義當不爲

喪主而奉以避位

敵

聵之罪已成於出奔

又挾晉亂臣而欲篡衛天子不

能討

齊衛不能拒輒之勢

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

於靈公故夫子不爲也

時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

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爲二賢謀爲夫子反魯地矣

論語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釋文曰
飯待晚

反疏本或作蔬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

箋

飯也曲肱國弘反臂也而枕之鳩反樂亦音洛

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

明疏卽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

彼疏斯裨箋云疏麤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穧八侍御七九算術栗一石糲米六斗春斗一斗爲稗九升又去爲麤八升又爲侍御七升故疏爲最粗

程瑤田九穧考曰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

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

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

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子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是居喪者不食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卽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粱爲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之麤糧也諸穀去皮皆得云細至高粱雖春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繆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穀稷之黏者穀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穀北方謂之高粱又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菜疏曰疏穀食日食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敎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草實曰疏食四書考異又據周禮聚斂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肱說文作玄云臂疏材釋文云菜也謂疏兼有麤菜二義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肱說文作玄云臂

上也。古文玄象形狀，或从肉詩無羊傳臂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
集解論語述何曰：此固上文而類記之，不特蔽曠與解笑，輒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注鄭曰：魯

讀易爲亦今從古。釋文：數色主反學易如字。魯讀云云。筆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加亦作假論。語稽求篇云：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焉。而易

別與天地相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候也。論語古義曰：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說。韻譜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又經典釋文校語云外黃令高彪碑活虛守約五十以教。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學音效約，音要維城案說文：教覺悟也。从教从口，尚謄也。十以學學與約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學者，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卽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定從古也。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乾鑿度。

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

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

禮不誦故言執也

集解禮記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曰解箋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論語駢枝曰雅言正言也鄭謂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白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

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通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不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北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氏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斂敍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解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

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亦云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諸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聖門以讀書爲學詩書執禮學之事也詩以治性清明德之學也書以道政事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

復禮正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聖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此子之所以雅言也論語補疏云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辭雅是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書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盡意春秋之雅言非有異也江都汪中經義知新錄曰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入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修之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矣李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論語偶記曰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中

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並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中也四書考異曰禮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自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正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晤語不妨各操

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釋文葉公之葉漢書地

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聞之曰

郡葉縣楚葉公邑春秋大事表曰楚遷許于葉王子

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藪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陽

入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

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子曰女奚不

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釋文橫符粉鑿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聞之曰爾反樂以音洛鑿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論語述何日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猶夏亂賦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矣經傳釋詞云云爾語已詞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

此者勉勸人以學也

集解○釋文○經傳攷證曰此自居而處於學知也。歎勉也。

好呼報反。聖人不以生知

蓋好而信古而勉力以求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注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鳥

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

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

集解○釋文○纂五版

反盪舟吐浪反。漢書郊祀志引論。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漢書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家引必有作

非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雜城案子產語見左襄二年上並有我字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三人並行卽

必得唐石經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范甯注引三人行

左傳同論語述何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注包曰桓魋宋司馬

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

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集解○釋文○桓魋徒雷反。論語後

文無魋字。漢書西南夷西粵朝鮮傳有椎結史記作

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定公

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之

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

者不合宋世家與表同江氏年譜兩不從繫於定公

十四年云孔子五十七歲陳縕曰司馬縕誤當作司

馬黎兄

是也

子曰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

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

集解音智隱匿汝力反

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正也

注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其之

者是正之心也

集解

論語述何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

著也其事與文則器著其義則二

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釋文

行下孟反忠李云臣事君也信李云與朋友交

筆

門

讀書記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

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詩賓之初

達正義引此文善人上子目作又曰是善人以下古

別爲一章善人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

踐迹亦不入於室恒易彖辭云久說文云常也子路

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蓋歎無恆者之眾而以此警之也困學紀聞曰善人

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

此以作無

政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釋文亡如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釋文

子釣魚音弔不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不射食亦反宿息同

六反謂之箋說文釣鉤魚也綱維絃繩也經義述聞曰宿鳥也箋綱乃綱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弋說文云際

此以作無

也象折木表貌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爲雉說文解字云雉繳射飛鳥也字少通用

維城案經典多借用弋無作雉者宿說文云止也蓋謂止宿之鳥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

集解詩桑柔篇子豈不知而作子言本此事不著其說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似卽引此文漢書溝洫志贊亦引下二句識作志論語述何曰不知而作謂不可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心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集解○釋文互鄉戶故反鄉名難困學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四書釋地續以爲不足憑贊記曰寰宇記互鄉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論語後錄曰互之言午午者撦也互鄉猶寢邱耳論語英質亦云互讀與午同午撦也互鄉之人性多悞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互僅未冠也从人童聲是今作童爲借字贊記又云皇邢二氏並引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子曰與其進也不

論語後錄曰言疾惡何必已甚

論語後錄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論

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

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

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係其去後之

行也

集解○釋文

論語述何曰諸侯卿大夫所行

之行下孟反

論語述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

人所不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注包曰仁道不遠行

之則至是也

集解○釋文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引此文

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

論語述仁至矣作而仁斯至矣潛夫論

是古本仁字在斯字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注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

司敗文

如字鄭以爲箋

論語古義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

人名云云

大夫陳鱣曰鄭蓋以齊之陳氏名司

敗也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杜注

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是司敗本陳楚官而齊大夫

取爲名也維城案陳說是也

春秋時齊有陳氏無田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

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釋文

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胷曰揖巫馬

史記弟巫馬期

音無君娶七住反本今作取爲同于僞反

史記弟巫馬期

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論語古

義曰說文施旗兒齊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

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

名古族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論語矣質曰

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至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且字論語後錄曰此所云春秋卽不修春秋也司敗益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敵敵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論語述何連君而知禮二句解之云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也子禮平則夫巫馬期以告子曰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釋文後和

史記

世家云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論語

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相勸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怠強也憇勉也怠讀若旻文莫卽怠憇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匪勉密勿蠹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維城案說文怠从心文聲憇从心文聲二字相次則文莫者怠憇之省非假借也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與此同義論猶人也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略孔子亦略是不語也故云未之有得經義述聞曰莫蓋其之誤言文辭也吾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續聚也其與也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抑爲之不厭論語正義篇引此云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論語集解曰魯讀正爲誠今從

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古釋文抑爲於力反不厭論語正義篇引此云也聖與仁

即知與仁抑爲之不厭論語正義篇引此云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

包

曰禱禱請於鬼神也

集解○

文子疾一

子疾病子路請禱

包

請於鬼神也

集解○

後漢方術

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疏引作孔

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

傳引作孔

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疏引作孔

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

子曰有諸

周易傳注

後漢方術

生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集解子路對曰有之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釋文

有之誅曰力輓反說文

求福也以誅爲謐

論語作謐

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也神祇祈之反

謐

論語作謐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日作謐者是謐禱也

誅論語作謐

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後之稱不得以誅爲謐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大祝

論語

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六日誅先鄭曰誅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

其辭也

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誅之或曰誅讀論語

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誅讀如論語

論語

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萬物者也祇地祇

論語

引見說文論語後錄

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云

子

論語後錄曰莊子孔子病子貢出上孔子

論語古注卷之四
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
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出卜讀同詩握栗

卜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述何日儉古之敝也奢今之敝也固則不中禮不孫者勿過其正

不得直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解

也

釋文坦吐但反蕩蕩徒黨

反魯讀云云戚戚千厯反

鄭讀蕩者同王道蕩蕩

段大令曰坦蕩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必三

字皆異文詩宛正之湯亦讀蕩論語後錄曰宛正傳

文詩宛正之湯亦讀蕩論語後錄曰宛正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

子德行依此文爲是也

泰伯第八

釋文凡二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鄭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歿而不返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

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正義王曰泰伯周大王之大子也次

弟仲雍少弟目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

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

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集解○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大王

音泰下同少

遷

韓詩外傳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

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

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主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此之謂也吳越春秋云古公病將卒令季歷三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又云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論衡四諱篇亦曰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大伯還王季辟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三說雖微有不同要與鄭異者三說當出今文家鄭從古文家說也又御覽四百二十四載晉孫盛泰伯三讓論曰玄所云下所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露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

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弃周太子之位一讓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織芥凝惑三讓也凡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是說非惟與鄭王異并與韓趙王三家異其所以但言鄭王者三家不若二家注經之顯也論語述何曰泰伯知天命在文王不欲以己亥立子之法故偕仲雍之荆蠻不奔喪不立仲雍之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無得釋文云本亦作德經義雜記曰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是王本作得後漢志丁鴻傳

論引作無德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志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德釋文所見蓋卽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讀書脞錄云論語兩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唯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於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貴德也維城案易小畜尚德載虞仲物本作得則得德古通然論語後錄引延篤云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是又古本作德之一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

鄭曰憲慈質貌

釋文則蕙絲里說文無蕙字潛研堂答問曰蕙从反下引鄭云至州無義當爲諱字之譌說文諱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諱諱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鯀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憲之意認正字鯀假借字蕙則俗字也論語疾賓亦謂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諱从魚从神皆非也論語後

錄又引荀子甚有其譏也楊倞注譏懼許楊義解與論語之言近或譏爲蕙歎然則蘇林漢書注訓鯁又云鯁思亦以鯁爲譏矣讀書叢錄曰方言慎憂也賦誰勁捷而無犯李善注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引論語此文云獨與蕙同

則絞

注

馬目絞絞刺也

集鄭曰絞急也

釋文絞古卯

反馬云刺也

又七肆皮

說文絞縫也从交系段玉裁注刺盧達

者也皇侃

陸德明乃讀刺七賜反其繆甚矣又曰交

系者兩絲相切也禮喪服絞帶者繩帶也兩繩相交

而緊謂之絞故鄭以爲急也維城案陽貨篇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

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蓋不好學則

必無禮矣故

君子篤於親則

民厚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

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

也集解○釋文不偷他俟反行之下孟反注同

爾雅篤厚也毛詩椒聊馬行頓遲也段氏注古假借爲竺字以皆竹聲也二

部曰竺厚也篤行而竺廢矣汗簡云古論語作竺遺

說文云忘也偷說文作偷云薄也齊語管子曰政不旅舊則民不偷韋昭注舊君之故舊也偷苟阻也不

以故人爲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云云苟且與薄義相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

食而視之也

集解○釋文開食苦今反

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

之

後漢崔寔

召門弟子禮記檀弓云會子寔疾病樂

正子春坐于堂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曰故舊不遺云云苟且與薄義相近

子喟坐而執燭下卽記曾子易簾而沒事鄭注樂正子春曾參弟子則在召門弟子後明矣子春其卽所召之一人乎維城案曾子弟子子張篇有陽膚孟子離婁篇有沈猶行萬章篇有公明高禮記祭義篇有公明儀注皆以爲曾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考證云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則曾子弟子又有單居離矣而史記吳起傳云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陸德說則起乃曾申弟子非曾參弟子也檀弓穆公之母授曾申傳衛人吳起蓋本劉向別錄當屬經師舊明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於春秋云左工明作傳以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問諸申之父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餧粥之食自天子達故鄭注語以此曾子爲曾參之子名申亦曾申稱曾子之一證也啟子足說文訛字下云讀若論語訛子之足論語後錄曰今本作踐予之足說文解字無踐字刊本誤

言爲足耳爾雅釋言訛離也許氏之本應是古文論語段氏注踐當是啟誤或曰當作哆子之足踐猶開也陳鱣引說文亦作踐子之足論衡四諱篇引啟子足二字句啟作開文選歐陽子之足論衡四書考異以起爲誤論衡避漢景帝諱是也秋槎雜記曰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炬用浴衣溴濯乘于坎蚤揜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揜鬚也此既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既死而知免云戰戰兢兢無二義也雲漢兢兢亦作矜矜宣十六年左傳引詩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說文兄部云兢讀若矜堅俗冢字昭從高下也維城案冰說文作氷云凍也冰水堅也重文作凝云俗冰从疑則冰乃凝字今本

皆作冰不作久誤大戴禮曾子疾篇曾子曰與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不幾何而不陷乎哉呂氏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四書考異曰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哉對尹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哉對尹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周書全文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繼城案小旻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而周書云尹逸對成王則在小旻未作以前曾子引詩不引書者周書此篇而已爲孔子所刪或書無戰戰兢兢句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生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集解。釋文免夫音

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撓

得患難之經傳釋詞曰而猶乃也襄七年

乃旦反。左傳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注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撓

也。集解。釋文孫捷在。孟敬子問之說苑修文篇接反本又作蹠同。引作孟儀往問之宋石經

作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也。集解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

容貌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

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

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

惡戾之言入于耳也

集解

濟子禮反蹠蹠七艮反本

斯近附

羣經義證曰動

萬反

蒲悔反

濟同

或作銘

也

荀子大略篇君子聽

魯徐生善爲顏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須貌

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

禮容天下郡國有容使皆謂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

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

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長孫益述曾子言也辭

之懶矣民之莫矣者遠鄙倍之謂也此

言君子政教和說順於民心而民心合定

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
籩豆禮器也

集解

籩豆之事論語釋故曰爾雅木豆謂之豆周禮旗人爲豆實三而成

穀宗尺鄭注豆實四升祭統云夫人薦豆執醴授之執鑊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鑊豆下跗也禮圖云口員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然則豆者以木爲之高一尺口足徑一尺其足名鑊中央直者名校校徑二寸其豆四升用薦菹醢醯人掌四豆之實是也爾雅又云瓦豆謂之登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脯醢登盛大羹冬官旅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則登亦通謂之豆少牢饋食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爾雅又云竹豆謂之籩鄭云以竹爲之口有藤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豆宜溼物籩宜乾物籩人掌四籩之實盛棗栗之屬是也明堂位薦用雕簋鄭云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也疏云形似磬儀禮所用或一周禮籩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之實八羞也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此天子之祭禮也禮器天子之豆二十豆公食大扶下大夫六豆也又聘禮歸賚儀二十豆公食大扶下大夫六豆也

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禮掌客上公
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
待賓客之禮也掌客之數較多於禮器之數者禮器
用數也掌客陳數也又經中舉豆數者獨不及籩數
益豆重而籩輕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饋食時
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及主婦亞獻始設籩贊
籩祭少牢禮則至賓戶時主婦始取四籩于房設于
豆西觀其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可見又籩豆數圖
云一豆一籩脯醢士冠士昏禮賓卿士喪禮始列小歛朝夕
賓燕禮大射獻公獻賓獻卿士喪禮始列小歛朝夕
奠特牲主人獻賓兩豆兩籩葵菹醢鹽醬二豆
惟太歛歲只兩籩無膝土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士
主人四豆四籩非菹葵菹醢鹽醬曰黑既夕
遣奠少牢賓戶有豆無籩士昏禮夫婦筋醯醬二豆
菹醢四豆將饋舅姑有菹醢聘禮歸饔西夾六豆東
夾如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喪禮
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當籩位蓋禮經籩豆之數之位
略具於此矣則有司存皇邢二疏並以有司二字遺

文讀書勝錄曰蕭山徐鍇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
內各有司存文選頃陀寺碑文庄徒揆曰各有司存
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序
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間外軒
隨宜處分北齊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開成石經校論語後錄曰作校是俗誤從手旁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注馬曰友謂顏淵也

集箋昔者吾友史通序傳解箋篇引作吾之先友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已

下正義箋託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下引此文作
義箋侂經義雜記曰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侂聲

尼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毛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俛字蓋从言者以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俛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俛與說文合六尺字見周禮鄉大夫職賈疏謂年十五與鄭義微有不同者釋地三續謂寄託者不必定年十五是也論語後錄云十五已上六尺十二已上五尺漢大樂律之法也鄭蓋以漢律釋之可以寄百里之命靈奇說文云託也論語發微曰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君亾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臨大節而不可百里之命蓋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釋文人與音餘君子也

陳蘷

曰皇邢本皆有人字拜經日記曰皇疏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曰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君子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又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君子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汪包曰弘大也

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

集解○釋文弘毅魚弘爾雅釋詁云大也邢疏舍氣反能斷丁亂反容之大也穀釋詁云勝也論文妄怒也一曰有決也維城案左宣二年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殺禮記中庸篇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皆有強能

決斷義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後漢蔡邕傳注引仁以爲己任四句張衡傳注引

死而後已兩語文選思玄賦注並以爲孔子語

子曰興於詩

包曰興起也

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於禮禮記喪服傳疏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

集解

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

不知禮無以立也

則立必

於禮也

成於樂

惠問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則

樂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鄭曰民冥也其見人

道遠

禮記喪服傳疏

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

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後漢方

民者冥也

神契經義雜記曰書堯典正義引六藝論

命在舜舜知

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

讓務在服人

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使盡知本末也疑

鄭注魯論本作以

可使由之六藝論引同故注云務

使人從之不作

民字維城案民之作人當是仲達避

唐諱非必魯論異文也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

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上序遷頑民鄭注民

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

民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之貧

賤者必將爲亂也

集解○釋文好呼報反注同

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注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

益使爲亂也

後漢郭泰傳注

論衡問孔篇引人而不仁而

盜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

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釋文驕且吝力訥反

又力慎反本亦作恠

論語古義曰周書寤儆篇周

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

以誠後世之爲人臣者據此吝本亦作法者是論語

後錄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周公之才之美所以也驕且吝其所由也故曰不足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鄭曰穀祿也

釋文於穀

公豆反鄭及孫綽云祿也

論語後錄云不至於穀

不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

者不干祿之謂言不于祿

祿之人不可得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

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弑君子弑父亂

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集解○釋文則見賢徧反又音現行當下孟反忠植鄰反古臣字本

今作臣弑

音試下同父死善道論語述何謂如公弟叔肸孔

後漢書獨行傳

邦不入亂邦不居

李業歎引此

之士志彌潔者身彌曠任彌巧者官彌尊也中論篇或問古之君子貴祿與曰然諸

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

論語

卷四

泰伯

世之亂見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祿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

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集解○釋文師摯音至論語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師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音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歌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

於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眾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自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繁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於講也。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備以閒歌樂之樂也。篇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此師擊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之。是爲周南三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萬覃則笙吹龍巢合之工歌萬覃則笙吹采繁合之。

工歌笙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卽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合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間歌非合理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爲得矣據此則始當謂升歌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亦一通也羣經義證又云魯齊韓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益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不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房人臣刺史故詩作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託始惠龍詩託始康王其義一也以關雎之亂爲傷始亂與夫

子曰狂而不直求匡反釋文狂而同而不直同不願音願下引鄭注也願謹也

信注包曰空慄慄也宜可信也集解○釋文空慄作慄慄經傳考證曰後漢書劉愬傳臣慄慄推情章懷太子注慄慄誠懼之貌廣雅慄慄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慄空古通用慄亦與款通屈原漁父吾能悃悃款款以忠乎款款亦慄慄之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釋文巍巍魚

預文論衡語增篇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云云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云云師古注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預此一說也魏志文帝紀注華歆上言曰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指禪讓言之又一說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矣
萩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荀惰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天地之和氣該百王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垠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苟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眾聖最優之明文也凡以堯作天子九十年政化治於人心雅頌流於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

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眾聖但以人見稱爲君爾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正義引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

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集文論衡自然篇堯則天解文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論語補疏曰謐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

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
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
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
眾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
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
以德曰恭己以南面自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
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爲
德卽德卽神卽神卽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
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爲成功

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釋文煥說文無煥字論語後半音喚錄曰詩作奐爾優游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以廣大釋伴文章釋奐

是奐與煥同維城案禮弓美哉奐焉正義引王云奐

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皆

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作煥非也劉熊碑煥

乎成功漢
亦借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釋文天下治直史反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

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大

公望畢公榮公大顚閼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書大誓正義左襄二十八年傳

謂文母也集解○釋文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

人非召士照反煥音釋閼音宏天於表反

又於遙反散息但

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

畢公榮公大顚閼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書大誓正義左襄二十八年傳

八年傳

亂臣論語後錄云陸德明及開成石經皆

正義無臣字荀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

汗故亂卽治義原稿闕札記曰說文亂治也从匕也治之也从匚按凡訓爲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

治之也从匚按凡訓爲治者皆从此故爾雅釋詁亂

泰伯

庚

論定

卷四

治也則亂本訓治說文又云敵煩也从支从箇箇以後經典
聲按凡訓爲雜亂變亂者其本字作敵以後經典
借並作从匕之亂說文又云箇治也玄字相亂受治
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爾古文箇篆斬云古文與本
字不異則箇是亂之古文凡从匕之亂與从支之敵亦
當是後出之小篆其在古文不別也臣字論語古義
謂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羣經義證謂三國志
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爾雅郭注
引並有臣字陳鱣又引中論亾國篇周有亂臣十人
而四海服謂其誤已久唐石經左傳無臣字尚書則
後人加臣字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閼天南宮适並
並見晉語云文王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南
宮适又云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注周文公邵康公畢
畢畢公榮榮公閼天南宮括又與太顛散宜生有若泰
見書君奭篇云有若閼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
若南宮括兩漢刊誤補遺謂太顛閼天散宜生南
適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又謂師尚父此
誤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哉書大傳曰散宜生南
宮适閼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
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顛
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
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蓋以太顛太公望
爲一人維城案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也或謂尚望
其名或謂望其名又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
殷則牙亦或是其名而從未有言太公名顛者安得
爲書大傳之四臣太公適與太顛相當遽定爲一人
邪班表鄭說是也文母太姒也詩卷耳序云后妃之
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
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有
也論語發微據此謂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九
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
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年八十有五
入十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
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
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
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

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

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

孔子曰才難不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劉向傳贊引才作材

作與唐虞之際於斯爲盛經義述聞謂自古人才惟

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八字作一句讀有婦人

焉日知錄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方以用婦人爲紂罪乃周之功必藉於婦人惟

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或謂漢

石經作有殷人焉注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

下起以服事殷皆順維城案漢石經爲魯論有經無

注而以爲注殷人謂膠鬲其謬甚明雖馬氏所注爲

古文以婦人爲文母魯論爲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

可信然鄭君兼通今文石經果爲殷人豈不知婦人

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

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論

人卽從師說爲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

本作參從程典文也今本作三從太子晉文也拜經

天下有其二逸周書程典解作參太子晉解作三陸分

日記曰皇疏本作參云參三也後漢書伏湛傳文選

班孟堅典引注並引作參謂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

參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詩四牡序箋曰易

文王爲西伯之時下引此文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

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之德可謂至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李氏易解引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論語述何云美文武之服事爲中庸之德所以立教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

釋文無閒說文閒隙也从門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故凡罅隙皆

月日閒小爾雅亦訓隙又曰非也方言同後一解

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王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

祀豐潔也

集解○釋文菲

篆

非薄小爾雅方言文史記夏本紀下文惡衣服

櫛括之云薄衣食亦其惡衣服亦非此義

說文菲芳也

說文改爲斂此及宣以該眾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斂冕命士會士會

上音免

正義錄曰斂冕

鄭曰斂祭服之衣冕其冠也

正義錄曰斂冕

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斂最在後專言斂者所

以該眾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斂冕命士會士會

說文又曰斂黑與青相次文从黹友聲按蔽膝之市

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斂此及宣六年左傳假斂爲之毛詩假爲芾白虎通假爲繡故十

明堂位有虞氏服斂鄭注云斂或作斂此斂冕假斂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韁以韁爲之其制上

傳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斂冕宣十六年

尺下廣二尺長三寸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傳斂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斂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注云斂冕服之韁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

增以斂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斂葱衡白虎通

紹尊祭服故祭服稱斂冕至十二章之斂罕與冕並

左傳袞冕斂弁亦以冕與斂連言下又云火龍黼

則言裳之一章特斂字不假作斂耳鄭云祭服之衣斂舉以

鄭也亦言斂者古斂上下通之論語發微曰說文市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斂篆文市从革从犮說文又曰斂黑與青相次文从黹友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斂此及宣六年左傳假斂爲之毛詩假爲芾白虎通假爲繡故十明堂位有虞氏服斂鄭注云斂或作斂此斂冕假斂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韁以韁爲之其制上傳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斂冕宣十六年尺下廣二尺長三寸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傳斂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斂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注云斂冕服之韁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左傳袞冕斂弁亦以冕与斂连言下又云火龙黼则言裳之一章特斂字不假作斂耳郑云祭服之衣斂舉以

正以敝爲衣蔽前之制
又惟祭名敝故云然

卑宮室而盡力平溝洫注包

曰方里爲井井開有溝溝廣深八尺也

集解○釋文而盡津忍反溝洫呼域反廣光曠反下同深尸鳩

反下

于釋文卑如字劉音婢羣經音辨下之曰卑

部止切

劉昌宗讀卑宮室考工記匠人云夏后氏世

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又

云殷人重屋

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壹筵鄭注崇高也周

堂高九尺

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

謂此一尺之堂與賈疏謂以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維城案世室之高雖無正文然獨不言崇則卽非一

尺其卑於殷周可知

溝洫包注本匠人文程瑤田遂人匠人溝洫不同考曰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鄭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
周其外焉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長
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
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
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閒
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
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溝之水皆入焉
日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
十洫之分布于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
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
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
有路以達于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
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爲
溝洫耜廣五尺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閒廣八尺謂之
畎田謂之畎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三尋深二仞謂之畎

澮專達于川名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接壤在一夫百畝中物於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入物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嗣雖井通於澮也十溝之長連十成謂之井通於澮也十成十溝當兩成者其縱者夫亦遂之在屋閒而受畝水者也駁般牘林勘溝十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者也謂之井通於澮也十成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澮

于川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間以例澮在同閒澮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閒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遙相疏證辨析疑舊聞舛咎安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澮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于川之文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承十遂之目形體之端緒不之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夫閒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命遂人夫閒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界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則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續歎跡注於不命夫閒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閒之遂同其實而遂泰伯

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閒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屋閒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閒之溝當成開之洫以成開之洫當同閒之溝而以同閒之溝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溝不得不十倍兩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又按遂入匠人兩義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間兼辭也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達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間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間二萬夫之間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首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間難舉偏辭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之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者也又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既考定匠人爲溝洫之制乃復取鄭氏注小司徒職所引

司馬法之文而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其命名爲不苟也畝百爲夫六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爲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畎水象屋露之垂於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則九夫二縱二橫垂洫也通十爲成城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之制於是乎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溝之水不入於澮一洫之水不入於溝遂畎之水以專達一於盡力于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其制于言也又等而增之而溝洫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于川而盡畎澮是其制于言夫然後一旦兩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畎澮

達于川矣其承暘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
義溝澗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
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脉之
通也澗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以盡
之柱而不使有汎濫之害也鄭注小司徒云溝洫
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務使水
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
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
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
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渾流實足以爲川害
神禹之治水也旣疏九河又瀹潔川此何故哉觀
盡力于溝洫可想而知見神禹之用心矣吳江沈彤
禹異同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官
閒爲畎水所入卽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夫有溝
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
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
百之一而閒以澗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澗焉其
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用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
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而學者不察遂以爲
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
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
步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
步一百爲畝畝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
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澗所加

匠人九夫爲井井閒謂之溝遂人百夫有洫匠人
閒謂之洫爲九百夫之地遂人十夫有澗匠人同
謂之澗爲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
卽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當要無不合也井九
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夫
九井閒乎十井爲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
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
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
百之一而閒以澗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澗焉其
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用卽匠人之所爲特匠人
多舉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而學者不察遂以爲
異法耳且井閒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六尺爲
步三百步爲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
步二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爲二百步
步一百爲畝畝如之共四畝畝百爲夫是卽九夫
夫而占其二十五之一也其餘則以爲洫與澗所加

之屬焉成閒廣八尺之洫九洫長三千步九其廣爲
得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爲十二步以十二步乘三千
步得三萬六千步爲畝三百六十爲夫四而弱涂如
其九夫強是卽每九十六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
之一弱也其餘則以爲澗與道之屬焉同閒廣二
之澗縱橫各九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爲百四十四
百四十四尺爲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
七十二萬步爲畝七千二百爲夫七十二倍之爲百
四十四夫道如之其二百八十八夫是卽每九十六夫
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爲川
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之所加而三溝彼
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屬而
千夫於九千夫也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
互計蓋是因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爲者壞一同受
所達由澗而推之每一偏長當如澗亦三萬步廣
倍澗爲四尋四尋爲五步二尺以五步二尺乘三萬步
得十六萬步爲畝千六百爲夫十六四之爲六
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
夫萬當澗從加彼

川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
爲六十四夫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十六夫所各加之
一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也其餘則以爲澗與道已上
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終九終含九十六
九十九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井九千井所各加之
加之一十夫并而爲九十六夫九十六夫所各加之
各加之百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之
實不增總爲九十六夫卽所去之一終自溝
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二弱塙移桔
遁歸附故賦增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城郭宮廟
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
陵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否則因之至遂與徑
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二說不同所山宮廟
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復濱畎澗距川使
其謂遂人匠人無異則同也此皆言周制以井田溝

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
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
也義門讀書記亦云溝洫二字卽班固溝洫志所本
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說文洫下引乎作
于史記禹本紀引作致費于溝洫維城案減洫古通
詩交主有聲傳洩成溝也是其證盡力作致費與上
致孝致美一律疑史公時古文論語有此異本也論
語述何曰禹之治水因鰌之功致孝之大者也不自
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故無閒然禹言無閑然矣

